

金佛山上 珙桐花开

□ 李林芮

提及金佛山的春天，绝大多数人联想到的是高山乔木杜鹃，那漫山遍野的绚烂，热烈而奔放。然而，金佛山的珙桐花，却是一种静谧而深沉的美，它如同一位隐士，藏于幽深的山林之中，等待着有缘人的邂逅。

珙桐，是中国特有的第三纪孑遗生物，素有植物界的“活化石”“大熊猫”之称。它见证了气候巨变、生态更迭，从新生代第三纪起，便在地球上生长繁衍。那个时候，恐龙才刚刚谢幕，哺乳动物初露头角，而珙桐，已在森林深处默默生长。如今，全球范围内能看到它自然生长的地方面积指可数，而金佛山就是其中之一。

在金佛山上，珙桐花的踪迹总是难觅。一来，它本就稀少，如同隐士般藏匿于深山幽谷之中，不轻易展露芳容；二来，金佛山的杜鹃花太过繁盛，漫山遍野的绚烂色彩几乎盖过了珙桐花的美，让它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
今年，我乘索道前往金佛山，向上望

去，往日的杜鹃花显得有些稀疏。然而，正是这份意外的空缺，让我留意到了一片洁白。用形色识花后，竟发现是珙桐花，这让我有幸亲眼目睹了它的风姿，心中满是惊喜。

春末夏初，珙桐花就会悄然绽放。万绿丛中，珙桐花宛如万千白鸽栖息于树上，山风吹拂，朵朵白花齐刷刷地颤动着，如对对白鸽展开翅膀，欣欣然欲飞出林涛绿海。一树白色的苞片，在新叶的衬托下，显得尤为洁白和飘逸。一眼望去，亦像树上挂满了丝质的白手帕，有一种电影场景般的美感。

珙桐花初开时呈淡绿色，盛开时变成乳白色，凋谢时则转为棕褐色。从初开到凋谢，色彩多变，一树之花，次第开放。其实，那两片洁白如翼的部分并非花瓣，而是经特殊演化后的苞片。这是植物为了更好地传播花粉，特意进化出的“招蜂引蝶”之技。真正的花，是中间那颗藏在苞片中的紫色球状小花序，低调又神秘。

多年前，我曾在峨眉山第一次拜谒

了珙桐树。之所以印象如此深刻，在于大多珙桐都生长在山林中，可偏偏这一株，独自立在息心所庙前。置身树下，这种奇特和美丽直击心灵。一树繁花洋溢着青春气息和生命活力，使人想起和平、欢乐、烂漫的春天，以及如鸽哨摇亮的晴空……还依稀记得当时随行的摄影朋友曾说道：“作为一名摄影工作者，我这辈子如果有一两部作品能够穿越历史的冰川传于后世，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如今，再次见到珙桐花开，我真正体悟了他当时的心境——珙桐花的魅力，不仅在于它的美丽，更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与生命的厚重。珙桐作为新生代第三纪留下的孑遗植物，身后是一个跨越亿年的古老生态系统。尽管珙桐历尽千难万险，却依然活得有声有色，实在是个奇迹。

珙桐虽为中国独有，且年代久远，然而咏珙桐的诗却是少之又少。在古代诗词中翻寻，真就找不出一句来，原因就在于它生于深林之中，人迹罕至，鲜为人知。而在当代，有两首咏珙桐花的诗，读之如沐春风。兹录如下：

《题峨眉珙桐花诗》

陈子庄

春去还飘雪，珙桐正试花。
凤鸟今未至，不许乱栖鶴。

《珙桐花》

钱坚

幽然九老洞，产得珙桐花；
双瓣如合掌，对开若破瓜。
惟希争雪白，不欲以香夸；
怪底人饶舌，偏今泛海槎。

盛夏即将来临，我知道，那些鸽子花终将振翅飞翔。但我也知道，珙桐树仍在积蓄力量。当春风再次吹过金佛山时，“白鸽”会回到枝头，重新起舞。

金佛山上，珙桐花开。这是一场与古老生命对话的旅程，也是一次心灵与自然交融的体验。原来，苦难真的会凝聚成最美的花朵。但愿，我们都能像珙桐一样，挺过各种艰难困苦，依然美美地活着。

□ 徐光惠

儿时在乡间，大多人家都会种几棵石榴树，石榴花象征红红火火的景象，石榴也是多子多福的象征。

初夏，繁花落尽，一树树石榴花悄然露出笑颜，明媚动人，热情似火，照亮青瓦泥墙的农家小院，向人们宣告夏日的来临。阳光下，石榴花如火如荼地盛开着，花骨朵胖嘟嘟、鲜亮亮的，不带一点矫揉造作。远远望去，树上像挂着一盏盏红灯笼，摇曳于绿意葱茏间，跳动着生命的火焰。

仿佛一夜之间，村子里的石榴花全都开了，掩映在绿水青山间，为单调贫瘠的小村庄增添了一抹靓丽、温暖的色彩。

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是父亲栽下的，刚栽下时细细瘦瘦的，但石榴树却顽强活了下来，“蹭蹭蹭”往上窜，没过几年就长得郁郁葱葱，枝繁叶茂。

每年初夏，石榴树就开出朵朵小红花，艳艳的，我们在树下做作业、玩耍、捉迷藏，累了，抬头看满树榴花在风中明媚，笑语在院落久久回荡。

唐代诗人王维《千叶石榴花》诗云：“一朵花开千叶红，开时又不藉春风。若教移在香闺畔，定与侍女艳不同。”表现了千叶石榴花盛开时的壮丽景象，写出了石榴花的娇艳之态。

“浓绿万枝红一点，动人春色不须多。”宋代王安石写下《咏石榴花》，表达石榴花之艳美，并不在于其妖娆多姿，纵然花色稀少，但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，自会收到“以少胜多”的效果。

“五月榴花照眼明，枝间时见子初成。”唐代诗人韩愈在《榴花》中写道：五月里石榴开了，红艳似火，耀眼夺目，隐约可见榴子结于枝子间。“明”字点明了石榴花十分耀眼。

风吹黄麦穗时，石榴树开始结果，这时候，孩子们的心都挂到石榴树上了，常去树下看那些小青果一天天由小变大、由绿变红，阳光越充足，红得鲜艳。

在孩子们的期待中，漫山遍野的石榴终于熟了，宝瓶似的小石榴从郁郁葱葱的绿叶后探出头来，怯怯地羞红了脸，沉甸甸地挂在枝头，一片火红里，是遮掩不住的美丽和丰腴。阳光洒在鲜红的果皮上，闪着诱人的光泽。每一个石榴都饱满圆润，散发出淡淡果香，让人忍不住想要摘下尝尝鲜。

廖爷爷家院子里也种了一棵石榴树，石榴红了时，廖爷爷就在树下守着，生怕贪吃的孩子们偷摘尚未成熟的石榴。但馋嘴猴们总是防不胜防，龇牙咧嘴吃着偷摘的酸涩石榴，廖爷爷的责骂声在耳边回响，一个个作鸟兽散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窃笑。

我家的石榴也红了，熟透的小脑袋在绿叶间摇晃，父亲摘下一个大红石榴，母亲提着篮子大声喊：“孩子们，快来吃石榴啰！”

红彤彤的石榴挤满了篮子，咧着小嘴儿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。掰开石榴果皮，籽粒饱满，如玛瑙晶莹剔透，撸一把塞进嘴里，霎时，汁水四溢，甜中带酸，好吃极了。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，吃着、说着，欢笑声飞出了院墙外。

石榴是极好的水果，还有助消化、软化血管、降压等功效。乡亲们将石榴挑到城里去售卖，笑脸如盛开的石榴花般灿烂，生活像石榴一样红火。

时光荏苒，故乡的石榴花一直盛开在远去的时光里，开在我记忆深处，永远火红热烈。

石榴红了



晨曦

赵志 摄

大有腔调

□ 夏梦洁

当晨雾刚绕上金佛山的脖子，南麓大有镇灰青色的屋瓦上已飘起阵阵炊烟。正值庄稼灌浆的时节，生长在高山田坝的稻秧也正努力伸直秧秆，让浆水徐徐充盈谷粒。风一吹，秧秆微摇，日子开始显出沉甸甸的模样。

“这天儿刚好，日头不大，雨水不急，地里攒了一年的精气神儿都往庄稼里蹿。”地里的老人话音刚落，便唱起歌来：“大田薅秧水又浑，捡个鹅蛋称半斤。”一声声，或高亢嘹亮，或低沉婉转，皆是生活的韵律。那声响在犁头尖碰撞、山坳间回荡，也长了翅膀顺风到了院坝。院坝里的小憩顾不得嘴里还未咽下的饭羹，跟着唱“高粱出来高又高，苞谷出来半中央”。田坎上，妇女右手扶着、右膀顶着盛满热油茶的瓷盆甩腰走来，不由和声“熬碗那个油茶，舍那个待客人，油煎茶叶焦酥酥哎，掺点水把茶叶煮……”整片土地就活络起来，如同千百年每一次唤醒，高亢、明快的民歌在人们生产生活中起承转合，形成古朴特别的大有腔调。

或许，这些一呼一应的民歌正明确表达着大有人心中最信赖的道理——彰

勤斥懒，才有这片土地发生过、也正发生着的各种质朴动人。

大有山水养人，山青得欲滴出新绿，水净得映出前朝旧闻，鸡蛋坟在山坳里静卧着，煨着故事。鸡蛋坟是清代大有镇的奇女子冯九姑与其寡嫂的合坟。冯九姑何许人也？民国《南川县志》“列女”篇中有载：“冯九姑，邑东大有乡水源村冯国懿女，嫁本地张德邦，贤淑勤谨而寝貌。年余，德邦憎而出之。官断给钱百贯，姑领归母家，雇屋独立，勤苦俭约，就钱为资，囤放营积，晚年买田租约七百石。寿八十，没时悉以分畀冯氏近族，另提十石交族人冯建亭经管，补助族子弟求学而无资者。”

在清朝，世道逼仄，旧时女子的命运就如同走在薄冰一般。世俗里无法与心爱之人相守，听从命运嫁为人妇，夫妻离心不甘厮守更是将其推入寒潭。冯九姑既不能如藤蔓般依靠夫家好好安生，那就让自己活成一棵树，一棵挺拔傲立且能替家族遮风避雨的树。她摸清鸡蛋的生意门道，硬生生用易碎的鸡蛋，在川黔古道声名远扬，靠着诚信厚道发家致富后，资助族里后辈进学堂、考功名，真情悉心待着寡嫂，过着相依为命的光阴。

如今再去鸡蛋坟，那坟茔前还是整块的青石，经年的风雨在石面上蚀出细密的坎坷，像老人手背上的筋脉、也像鸡蛋壳上的纹理。墓志已经斑驳：“谨就生平节烈，悉勒而寿诸贞珉，庶异日者，贤侯采风当亦读斯名，而许其节之苦，服其行之笃，上呈黼座，用以族其墓焉，岂不懿欤？是以志。”鸡蛋坟周围的野草一茬一茬地长，倒比那些功名利禄、贞节烈女的牌坊更显筋骨。这是冯九姑活出的腔调，也是大有人口口相传的腔调。

直到现在，大有依然继续着这样的故事。

今年，大有镇水源村出了位“全国劳模”——冯秋容，一位恨不得二十四小时守在番茄苗旁的地道农民。他长了比湿泥土更黑黝、更深邃的皮肤，脸上的纹路顺着笑容固定成沟壑，手掌粗糙只有对着塑料薄膜最柔软。他坚信这片土地始终是慈悲的，勤劳始终是真理的。他硬撑过中年倾尽积蓄的一次次创业失败，大字不识却把老农的经验虚心嫁接在最新的知识技术里，巧妙利用大有海拔优势产销错季蔬菜、寻求市场优势，让大有山水孕育的自家蔬菜产值达到300余万元。

效益来了，他想着的是大家致富的机会来了。他向周边农户免费发放秧苗、传授技术，鼓励返乡年轻人在土地里找营生，为周边乡镇种植户答疑解惑。连田埂上歪斜的野葵都知道——冯秋容的手机二十四小时震个不停，那头连着十里八乡的种植户，这头系着他最爱的土地正在结果的新盼头。渐渐地，外地的学徒也找上门来，冯秋容用质朴的腔调说：“只要学，我都欢迎，都免费教，种地这个东西要吃苦的。”那些散落在山坡上的小地块如今已经连成了同样的色块，一串串番茄果、一缕缕黄瓜秧、一辆辆开往水源村田间的汽笛暖了家家户户的炉灶。这是冯秋容的腔调，也是大有从来孕育的腔调。

晨雾又漫上金佛山的山脊，大有的日子仍在继续。

“大田薅秧行对行，一对秧鸡一样长，秧鸡盯到秧路子，小娇盯到少年郎。”田间的薅秧歌声未歇，鸡蛋坟旁的韭菜青得油亮，冯秋容的番茄果正由绿转红。这片土地的腔调，从来不是独唱——它是一代代人用勤恳厚道应和着山风，用自强自立回应着岁月，像田坝里的稻秧相互扶持，在风雨雷电里齐齐弯下腰去，又一同挺直脊梁。这里的腔调，以土地为舞台，以民歌为韵脚，将个人命运、集体记忆与时代精神熔铸成了独特的“大有腔调”。

树冠羞避

张刚

树冠羞避
——我学习了一个拟人化的森林生态学词语

树木与树木情同手足
亲如兄弟
可树冠与树冠必永存间距
哪怕仅仅是一条小小缝隙

飓风肆虐
树冠间枝叶相互致意
非触碰肇始
乃自动警示
树冠遂改良接触方向的生长
弃表面一律的形式主义
力阻断可能的病虫害侵袭

距离合适
边界清晰
他人成长是自己成长的前提
自己成长是他人成长的必需
竞争与协作对立统一
生存的智慧和策略
竟如此默契妥帖

钦敬之余
不由得想到人间的一些物事……
哦
人非树木
不可理喻